

1990 - 1999

把青春唱完

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

高原 — 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1990

|

1999

把青春唱完

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

高原——著

监制 / 娄军
策划 / 王雪

编辑 / 一谋 路瑞海

装帧设计 / 戴皓
后期制作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青春唱完/高原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086-5347-1
I. ①把… II. ①高… III. ①摇滚乐—音乐史—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609.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66565 号

把青春唱完

著 者: 高 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347-1/J·8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006	活着是一件比摄影更要紧的事儿	刘树勇
★	010	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的参与	贾敏恕
★	011	鸟来鸟往	法 满
★	012	我们那个年代	黄燎原
★	014	在场	王小帅
★	019	正文	
★	336	致高原	路 路
★	338	越是痛苦，越不接受怜悯	芷 诺
★	340	后记	高 原
★	342	人物索引	

“为了那些再也不能重来的岁月……”



. 出品

1990

|

1999

把青春唱完

中国摇滚与一个文化群体的生活影像

高原——著

监制 / 娄军
策划 / 王雪

编辑 / 一谋 路瑞海

装帧设计 / 戴皓
后期制作 / 墨石 云峰 家诺
图片处理 / 欧阳羽

Lens 邮箱

editor@lensmagazine.com.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青春唱完 / 高原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086-5347-1

I. ①把… II. ①高… III. ①摇滚乐—音乐史—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609.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66565 号

把青春唱完

著 者: 高 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5347-1/J·8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006	活着是一件比摄影更要紧的事儿	刘树勇
★	010	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的参与	贾敏恕
★	011	鸟来鸟往	法 满
★	012	我们那个年代	黄燎原
★	014	在场	王小帅
★	019	正文	
★	336	致高原	路 路
★	338	越是痛苦，越不接受怜悯	芷 诺
★	340	后记	高 原
★	342	人物索引	

活着是一件比摄影更要紧的事儿

刘树勇

一

高原作为名人之妻的身份，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被媒体和公众经常提及。各种揣度，各种说辞，不一而足。除了满足我们低俗的窥视欲望，以及一再地证明我们的生活有多么无聊之外，也真是没有什么其他好说的。

热闹总会过去。有些人会因为一场热闹声名显赫，跻身名人的行列，从此过上了貌似优越其实是狼狈不堪的生活。有些人会因为这场热闹身败名裂，不得不退隐江湖，从此以后在市井当中身影孤单，显得越发寂寞。有些人，当众人贪婪势利的关注目光转而投向新的目标时，他便脱离了口水激荡的旋涡，悄然搁浅在河岸之上。

日子一如既往。

二

高原是一位摄影师。据说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她比很多同龄人更早地熟悉了相机并开始拍照。很快，她的照片就出现在很多演出海报、CD封套和杂志上。但她摄影师的身份，以及迄今为止数量惊人的作品，远远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到。是个人疏于整理那些零乱堆积的底片？是她不热衷参与摄影行当频繁举办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活动和展览？还是对自己拍摄的照片不以为意？我们无从得知。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当她数量众多的照片中的一部分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个曾经狂野不羁的年代，一群曾经扰乱过无数人内心的凶猛动物，再次以影像的方式，集体性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三

以我有限的所知，摇滚音乐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年代中期在大陆的广泛实验，更多地体现了其他方面的意义，而不是音乐本身的实验，甚至也谈不上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摇滚音乐那样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对抗性和挑战色彩。它更多的还是

显现为一种社会现实性的、个人内心化的焦虑与寻求宣泄表达的企图：长期闭关锁国给国人造成的极其狭隘的眼界，持续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导致的物质极度匮乏，严苛的意识形态教化与禁锢，让国人久已失去了对于个人存在感的基本自觉。忽然一日国门洞开，尽管由民族主义撩拨起来的虚妄热情还在，尽管那种以五千年文明古国为标榜的妄自尊大还在，一个向来崇尚实际利益的民族，面对一个真实的、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西方世界，我们开始看到了自己与他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存在的巨大落差。自卑？沮丧？向往？意欲迎头赶上的急迫？种种复杂纠结的情绪，积聚成为每个国民内心的现实焦虑。崔健说得没错：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如何改变这种一无所有的境况？我们像一群饥饿已久的人，大量翻译和阅读各种西方学术名著；我们重现那些欧美国家经历过的各种思潮；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包括整个 80 年代，我们将欧美 100 多年来的各种文学实验、艺术实验极其粗略地过了一遍——象征主义、意识流、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浪潮电影，印象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绘画，现代舞蹈，摇滚乐，等等。

然后就是托福热、出国热、经商热，各种热。

无非是要解决这种内在的现实的焦虑。

四

各种机缘的巧合，使得高原成为这个时期中国摇滚音乐人群当中的一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也曾经拍摄过一些聚居于树村的地下音乐人，拍摄过混迹于五道口那些嘈杂酒吧中的乐队演出。我知道，如我一样的摄影者只是一些怀有好奇之心的窥探者、旁观者。经由这样的窥探——往往以真实纪录的名义——这些照片完成的其实只是摄影者对这些披头散发、行止狂放的音乐人的怪诞想象。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大量有关摇滚音乐报道式图片，也多止于一些灯光迷离动作狂野观众如痴如醉的现场演出。许多音乐人当然也知道观众希望看到些什么。于是，用约翰·伯格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一直想要看到的東西。也就是说，这些照片拍摄的只是我们的想象，以及许多表演者为了满足我们的想象而制造的表演。这样的照片与对象复杂的真实无关。

高原不同。我们只是企图从外面往这个人群里面窥视，而她就是这个人群内部的一分子。她不是在拍摄别人，她拍摄的就是自己。她当然也会拍摄大量的演出，这样的影像不妨看作她工作的一部分。但她最重要的照片不是这些。在寻常的日子里，她在各个熟悉的乐队和朋友身边走动。那些日常性的乐队排练，朋友们的聚会，从这里

到那里，饮食起居，谁跟谁又怎么样了，那些慵懒无聊的时刻，那些与演出现场全然不同的安静甚至茫然的表情，就是她自己日常经验当中的现实生活。她随手拿起相机，对准他们按动快门，为什么？有谁的表情在刹那之间扰动了她？恰好有某束光线照射在了某人身上形成了一个叫她喜爱的图像样式？或者仅仅是无可无不可地拍了一张照片而已？都是，或者都不是？

这样于一个人群内部发生的影像，这些影像当中无所不在的丰富细节（甚至是一些平庸的细节），那种随意为之的不完美的拍摄视角，那种拣拾碎片式的影像捕捉，一些漫无目的的瞟瞥，恰如一个女孩儿的自言自语，琐细、散漫、没有头绪。你偶尔会看到一些照片，放浪形骸的摇滚乐手们正经起来，一脸的严肃，貌似深沉的样子，如临大事，摆出一副在欧美摇滚音乐海报上经常见到的样子，叫她拍。这样的影像忽然就变得考究整饬起来，顿时有了专业摄影家所迷恋的那种视觉仪式感。其实也不过是一时要有有什么用项，一起拿捏出个什么架式，游戏一般。戏演完了，解散开来，嘻嘻哈哈，各自端碗用饭，一如平常。

所以，高原有关摇滚歌手的照片，不再是那些处身这个群体之外的狂热粉丝们关于他们的过度夸饰与想象，高原不用想象，她甚至没有想象，她看到的只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

重要的就在这里了：我们在这些照片当中只看到了人，而不再是什么炫酷的摇滚和摄影。

五

那么，如何看待高原这些数量惊人的照片的价值或者意义呢？

在许多人看来，一个人的现实作为构成历史言说的一部分，或者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得到了当前什么专家的承认和众人的激赏，会生出某种程度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甚至会让他觉得人生有了某种明确的方向和特别的意义。这种理解或许能够成为一些人活着的理由，但对于那些对自己怀有诚恳之心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种了然无趣的虚妄感觉。

从那些已被我们过度使用的角度来说，高原出示给我们的这些影像，无疑会成为中国摇滚音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段重要的视觉记录。当这个时代已经远去，当这些摇滚英雄（也可以说成草莽英雄）已经老去，这些影像会告知后来的人们这段混乱却也热血涌动的中国音乐历史。说得再严重一点儿，彼时国人的整体焦虑和混乱茫然，在

那些地下音乐人群的生活及音乐当中得到了激烈的表现，而高原恰好持续地身处这一现场当中。凭借摄影这一深具间离感的器具，她不时地让自己变为一个暂时抽离出来的旁观者。正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和持续的工作，使她的这批影像凝结成为一个时代和人群的特别表情。

六

我们会说，未经阐释的事实是不存在的。高原以她长久舍身现场拍摄的数量巨大的照片，从一个独立的视角对中国摇滚乐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对这个人群做出了重要的视觉描述与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的曾经存在与丰富形态。我们会说，就像美国人发现了那位拍摄了一辈子照片却从不示人的女佣薇薇安·迈尔那样，今天我们看到了高原这批从未大规模示人的照片，我们通过出版媒介或者一个展览对她的这些照片做出阐释，也就是在确认她这些照片在未来的历史重要性，确认高原作为中国当代一个重要摄影师的存在地位。

可是，这些重要吗？这些有关什么价值、意义的堂皇说辞，与高原本人又有什么关系？我宁愿去设想在这样的说辞之外的事实：高原混迹于摇滚音乐圈多年，她的父母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女儿的选择与生活？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焦虑、担心与不安？当摇滚音乐实验最为密集的时期已成过往，云烟散去，人群散去，历经许多事情之后，渐渐长大、身为人母的高原，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段生活经验？又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平庸且混乱不堪的时代安顿自己的？

没有什么事情比认真地活过本身更为重要。杜尚说得好：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每个人都是一条独一无二的生命。每一生命个体的独特经验怎么能够被那些粗陋势利的公共说辞所绑架？我更喜欢将高原的这些照片只是看成她彼时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就像她个人私藏的一部厚厚的相册那样，这些照片凝结了她此生一个时期的来去过往，见过的各色人等，经历的种种事况，沉积着她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在未来还有可能唤起她一个人的独特记忆。

这其实已经足够了。

【作者系著名摄影评论家、文化学者。微博名：老树画画。】

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的参与

贾敏恕

看高原的作品，你不难理解，那些随着时代变化的主题，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光影，所展现出来的并不只是当时她被托付的一个摄影任务，也不是摄影爱好者自我表达的一种文艺情怀，更不是技术至上的一种世故老练。当你双目注视她的作品再久一点儿，你会发现，其动人之处，是一种真诚的参与，参与在这个镜头下生命体验的交流，同时，也道出了她内心世界的纯真之象。

“老头儿”，老朋友之间都这么叫她，我虽然认识她很久，20多年来深刻交谈的时间却没比我看她拍的相片加起来久。有一段时间里，为了要把我所制作的音乐和音乐人连贯起来，我曾大量地看她的作品，大量地选择她的镜头下所捕捉的一切。事隔多年以后我再来看当时的作品，才有了不同的感受，它不只是在当时出版物中的美术元素而已，而是在我的年轻岁月中，和一帮哥们儿，怀抱着理想，放胆地各自表述，在工作中同欢同悲，在混乱中一起成长的记录。然而，她都全程参与其中。

多年后的一次不期而遇，我问她还常拍吗？她说：还拍着呢！但拍的东西不一样了，拍什么也不一定！她还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把过去拍的东西锁在箱子里，都不敢打开。我说，有机会让我看看吧！而当时我心中却是希望，透过她手中的镜头，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有勇气俯瞰未知的未来。

时隔不久，她告诉我说要出版一本摄影集。我想，曾经不敢打开的，终将打开，而更多的是，在她镜头的延续下，早已不只是人与物、街与车、山与水的投射，相对的是一个丰富完整而有历练的生命，继续着更深邃的探索。我诚挚地盼望，她会拿着相机，一如既往地热情参与她自己未来生命中的一切，化作张张美好的作品。因为我相信，她和她许多艺术家朋友们都明白，不断地创造才是生命的本原，否则在我们所熟知的艺术表达形式中——无论在琴弦中、画纸上、字里行间，还是在镜头下，我们的信念将会是空谈。

【作者系台湾资深音乐制作人，曾为唐朝、黑豹、伍佰、周华健等制作专辑。】

鸟来鸟往

法满

一年前，高原把她的一副表情放在邮件里发给了我：“做呗。”Lens 开始了这本书的操作，几百条底片放入嗡嗡的机器，进入扫描整理。

平常看到的大部分照片是无法真正看到什么东西的，甚至什么都没有。我从高原这种随意性的拍摄里却真正看到了：高原是在记录她自己的生活。它燃起了我想编辑这本书的热情，热得能把衣服都点着了。

年轻真好，除了年轻和爱什么都没有。记得有一首歌唱道：“没什么好说的，除非身体躺平。”又一个愿意爱我的人，每一次拥抱都是为了忘记已有的。

编辑这本书遇到不少困难，像一个个流氓常拦住去路。我们往回使劲地走，陪着高原回到当年说话的地方，那些话还在那里。只是悲伤的变成了美丽，有些微笑反而令人不安。

高原说她看到这些照片会想哭，我觉得她有点儿发怵于过去再走过来，她不想回去，也不想再失去。关于高原，流传着一些关于她的故事版本，出自很多不可靠的嘴，即使她一直竭力躲着，谣言还是会穷追不舍。如果与现实没有一种正常的关系，置身在风口浪尖，是个人就会挺不舒服的。

人生尽是不如意，能面对了就好。记住《亨利和琼》中安妮最后的独白：“痛苦的不存在，我居然如此不适应。”

一位美国老妞曾说：“我们跟着他们（披头士）长大，他们是属于我们的。”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还会过去，把青春唱完！如今，他们既年迈又年轻，走过这个年龄，人的生命就开始破损，破就破了呗，人生没有失败可言，最后都是时间用完了，包括这本书里那些在应该醒来的早晨死去的年轻人。

【作者系 Lens 品牌创始人、出版人、主编。】

我们那个年代

黄燎原

1977年中国在“文革”后首次高考，1978年恢复重点中学考试，我以刚刚压线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实验中学其时正在进行语文教改，就是以自编教材为主（把一些过去年代里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优美文章汇总），基本不学国家统一课本，这一点深得我心，并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那时我们开始读《三家巷》之类的小说，我感觉我的初中时代更像是各种前辈描述的大学时代，还有着20世纪30年代文艺生活的烙印。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西学东渐”的年代。各种翻印的中外文西方哲学、思想、文学、历史典籍开始在青年知识界流传。

对北京大中学校的文学青年而言，王府井外文书店位于锡拉胡同的“分号”，简直就是一个灾荒过后的饕餮之所。这个小书店偏居闹市一隅，不起眼儿且非常“弹丸”，书也不在架上，而是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地上。到了冬天，很多年轻人穿着军大氅和蓝色的棉衣，本来就小的书店显得格外拥挤，我至今仍然记得人们脸上的表情，那真叫如饥似渴。汤因比、罗素、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德里达、海德格尔、萨特、加缪……当时的一个段子是：那英去广州演出，书包里居然装着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当时北京购书的另一个所在就显得有些神秘甚至高不可攀了。在西城区东绒线胡同里，路北，靠近四川饭店，有一家只对某类“特权阶级”开放的书店，进门先验购书票。这些购书票一般只发放给高干或者专业的“高级研究人员”，书店里有很多“禁书”，大概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那一类“有色有毒”的读物，“内部参考”，“仅供批判”，当然也还有一些揭露“资本主义不良现象”的需要有“极高智慧”才能分析读解的书籍，我印象里有《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色情间谍》、卡扎菲的《绿皮书》等。

.....

1985年我认识了师哥曹平，曹平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最早的布道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拥有披头士乐队的全部曲谱。那时，曹平和他的弟弟曹钧（后来成为呼吸乐队的吉他手）、赵年（后来成为唐朝乐队的鼓手）还有何士琦组建过一支叫“时效”的乐队（隶属于时效旅游公司），我曾经去月坛公园看过他们的排练，从此我也开始了我人生漫长的摇滚之旅。90年代，我先后在《北京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和《新舞台》开设了三个介绍中国摇滚乐的专栏，与中国第一代摇滚人一起成长。1992年我编辑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摇滚乐的书籍《世界摇滚乐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应丁武之邀成为唐朝乐队经纪人。高原所拍摄的有关中国摇滚乐的图片，真实记录了中国摇滚乐第一个黄金10年的人与事，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高原并非以惯常的记者身份拍摄，而是作为早期中国摇滚家庭一员的身份记录，在她的镜头里，摇滚人无拘无束轻松自然毫无矫饰，这一点难能可贵。高原记录的不仅仅是中国摇滚乐，也是我们那个时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和前卫的生活方式。之前，我也曾经不止一次与高原探讨展览和出版她的美好图片的可能性，现在终于有人这样做了，我感到万分喜悦和欣慰。祝贺高原，一代气质美女与中国摇滚乐共存共荣。

【作者曾先后从事媒体、音乐评论、摇滚乐队经纪、音乐活动策划、艺术品收藏和评论等工作。】